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滇畧卷四

明　謝肇淛　撰

俗畧

滇故夷也侏㒧卉服比於鹿豕刀耕而火耨茹毛而飲血喜相鬭怒相齧如斯而已明聖繼作移風易俗頓使黔晉狉獉之習不百年而比迹中華爭衡上國即三皇五帝神聖其速化不至此顧其敝也揉而狎

處有戎心焉枯魚銜索幾何不蠹語曰衆志安定之謂俗夫欲定衆志則在鄉士大夫哉則在良有司哉

海內貿易皆用銀錢而滇中獨用貝貝又用小者産於閩廣近則老撾等海中不遠數千里而捆致之俗名曰肥其用以一枚為一粧四粧為一手四手為一緡亦謂之苗五緡為一卄卄即索也一索僅值銀六釐耳而市小物可得數十種故其民便之按上古之制以貝為貨含用貝玉許氏說文曰古者貨貝而寶龜

至周而有泉秦乃廢貝行泉漢書曰王莽時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十六牡貝三寸六分以上一朋直五十公貝二寸四分以上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不得為朋每枚直錢三是為貨貝以是觀之漢時錢貝尚並行貝貴而錢賤也貨殖傳曰貝五種大貝牡貝公貝小貝不成貝今之所用者皆小貝及不成貝耳且無選擇無完缺纍纍數之入手即行故尤便於夷玀村

詆無機械變詐者郭璞貝賛云先民有作龜貝爲貨貴以文采賈以小大簡易則資犯而不過今之用者文采小大又俱不論已秦滅六國時莊蹻王滇自若雖使常頞通道頗置吏焉然竟未嘗奉秦朔也故𫘝貝行泉之令獨格于滇至今不改耳卉説文云三十并也則古以六十枚爲一卉今以八十後轉爲索蓋唐以後數錢亦以索職林云參軍之俸月八百索名曰念珠曹是其證也但其數多既不勝荷挈而又易

於破壞緣其直甚輕故亦不惜耳輸稅於官與銀互入而收之者又轉易銀以入帑稍爲不便云

市肆嶺南謂之墟齊趙謂之集蜀謂之亥滇謂之街子以其日支名之如辰日則曰龍街戌日則曰狗街之類至期則四遠之物畢至日午而聚日入而罷惟大理之喜洲市則以辰戌日夜集古者日中爲市海內皆同夜集獨見此耳

滇民以市爲景遊人縱觀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

市四月綿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藥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一歲凡十二市

民間每月戌日則祭祖於家俗相傳謂大士遺教以為萬物發生於辰而歸寂於戌日月出於辰沒於戌又謂戌日供帝糈水則四獸不守地獄門亡魂得出故以是日設祭謂之祴幽冥録云昔有鬼魂作人令匠補製舊鞾者約以戌日來取詰旦其子過匠肆見鞾

認其爲亡父所著也驚而詰匠匠曰彼約我戌日來
盍伺之子至期往候其父果至見子疾走不顧子從
之不能及大哭曰生爲父子何相絶之甚也其父曰
幽冥異路相見何爲汝但能往學于太守是吾幸矣
子曰彼貴我賤妄從而得其門父曰汝書太守陰行
二事投之彼必汝見子如其言見太守守亦驚曰吾
此二事無人知之及問其故信鬼神告之此亦足爲
戌日鬼出之證也

元旦清明端午七夕長至人家咸作赤豆粢噉之互以相遺按初學記云共工氏有不才子七人死而為厲性畏赤豆故作粢以祛之是其遺法也

冠禮不行久矣婚不親迎猶中土也喪以請僧懺悔追薦為事鉦鼓之聲日夕不絕葬不擇地祭不於廟而於墓

墓祭甚數以正月初澣三月清明七月中元十月朔日臘月之末咸往拜墳富者牲醴擔負貧者荷楮錢以

往來嘗有輟也

唐宋以前葬者多用火化杜氏通典云古者送死於中野衣之以薪而瘞其骨則雖夷俗亦古制也國朝始為之厲禁於是有棺槨墳塋封樹之禮埒於中華李元陽有復火葬議曰一墳所占不過十步而有力之人廣圖風水遂致占田為墳而刀耕火種之民無從措手恐非長久之策也夫滇皆山也教之山葬則已矣安可慮其侵田而思復火葬之舊乎

節令禮儀大率與中土類若元旦更桃符賀歲上元觀燈清明插柳四月八日浴佛五日懸艾酌菖蒲七夕乞巧中元祭祀中秋夕月重陽登高臘月廿四日祀竈除夕守歲飲酒先少後老此皆列郡之所同者惟夷俗稍異耳

歲首官府開印則自胥曹而下至于輿隸廝養咸以紅箋乞印一顆歸貼門上以辟不祥外逮塾生村甿無不轉託衙役代為請乞動千百計相傳民間有婦為

魅據者百方祛之不效州守閒之令取婦衣鈐之以印是夜遂絶然以朝廷之名踞下同法司之符籙亦褻甚矣

元夕家家燃燈亦有魚龍走馬及鰲山諸戲然皆染紙為之無他奇巧市上結綵為架作松棚如小屋然爇燈其中遊人歌舞達旦然僅自十三至十五而止至於花爆煙火之屬皆遠不逮他處鄧渼榆城元夕曲八首明月憐三五金波湛湛盈繁燈如列宿自古葉

榆城又聞道龜茲樂先朝老笛工今聽上元曲猶有
大唐風又可憐日東國也學漢西京高棚跨廣路火
樹兩邊生又阿育三千塔當年尚建燈青蓮紛吐炬
咒鉢訝神僧又豔唱銀花合香浮金屋危遊人迤邐
處燈火武侯祠又殘燈風影亂明月露華溥逈照蒼
山雪千門生夜寒又獨向繁華侯偏深喪亂情幾家
南北巷歌哭共天明又罷戲鰲山側初窺鶉火中並
坐今夜月還與故園同

永昌以正月十六祠大官小官廟夷漢皆往會祭有水旱官亦往禱廟在哀牢山下其神題大官曰大定戎方天下靈帝小官曰大聖信道利物靈帝不知何神張志淳曰此必蒙氏世隆僭號時即其始祖生長之地而祠之也相傳大官為叔小官為姪其塑像冠服皆與蒲蠻同

滇中氣候最早臘月茶花已盛開初春則柳舒桃放爛漫山谷雨水後則牡丹芍藥杜鵑梨杏相繼發花民

間自新年至二月攜壺觴賞花者無虛日謂之花會衣冠而下至于輿隷蜂聚蟻穿紅裙翠黛雜乎其間迨春暮乃止其最盛者會城及大理也

二月八日各郡有迎佛之會多于寺中舁遊城市長幼雲集聚觀或焚香膜拜翌日送歸句町諸邑以是日祈求豐稔各社裝演往事走馬戴竿若迎春然三日乃止鶴慶石寶山玄化寺有樟木佛一座相傳唐時所造土人神之遠近舁拜無虛日林俊為巡道碎而火之始絶人稱為林劈佛

大理有觀音市設於點蒼山下閱武場中以三月十五日集二十日散至期則天下之商賈皆來貿易若長安燈市然官恐其喧爭為亂調衛卒以守護之昉于唐永徽間迄今不改相傳觀音大士以是日入大理後人如其期焚香頂禮四方聞風各以貨來至今不改

永昌之俗三月二十七日俠少之徒聚於諸葛營前走馬賭勝有觀騎樓至日登者如市今樓毀而俗尚存

六月二十五日入夜家家束松明為庭燎雜以草花高丈餘燃之殺牲祭祖老少圍坐火下飲酒達旦自官署都邑以及鄉村田野無不皆然謂之火把節又謂星回節相傳漢吏酋阿南夫為人所殺誓不從賊以是日赴火死國人哀之因為此會詳見獻略至唐南詔亦假是日宴會呂五詔醉而焚之人謂此節起於南詔非也一云孔明以是日擒孟獲侵夜入城城中父老歡呼設庭燎以迎之未知是否通志又云為火

炬照田苗以火色占農一曰焚蟲一曰逐疫皆屬臆説今但相沿為宴樂耳元文璋甫詩雲披紅日恰銜山列炬參差競往還萬朶蓮花開海市一天星斗落人間只疑燈火燒元夜誰信鄉儺到百蠻此日吾皇調玉燭更於何處覓神姦明豫章鄧渼星回節詞有云漸看西日隱簾櫳夜色依然昏火中朱煙翕赩千門合列炬參差四望同遥訝原燐深映雨近驚山燒亂從風又云街衢車馬夜喧闐舉國如狂自昔然東

舍椎牛閙擊鼓西鄰酌兕共調絃盞寳録也是夜迤東有角力之戲謂之跌四把腰

七月二十三日西洱河濵有賽龍神之會至日則百里之中大小遊艇咸集禱於洱海神祠燈燭星列椒蘭霧横尸祝既畢容與波間郡人無貴賤貧富老幼男女傾都出遊載酒肴笙歌揚帆競渡不得舟者列坐水次藉草酣歌而酒脯瓜果之肆沿堤布列亘十餘里禁鼓發後踉蹡爭驅而歸遺簪墮舃香塵如霧太

類京師高梁橋風景也

九月朔至九日民間為禮斗之會闔室齋戒夜望北斗四十九拜正德甲辰永昌地震民居多覆殺傷無算惟真武觀無恙禮斗人居其下無一傷者衆以為神奉祠彌恪

大理之俗以九日登崇聖寺塔闔城士女以及縉紳盡攜餖飣以往列坐松陰入夜乃返

飲食惟公宴禮會者與中土同其民間所造多糅雜而

成如縷切餅餌而暴之其亂如蓬曰蓬餌磨蒻蒻而洗之曰鬼藥熟糯粉和芋為泥而膏沃之綴以米糝曰餳枝濃煎乳酪而揭之曰乳綫揉糯及山藥圓而煠之如荔曰粉荔至於魚肉牲畜羸蚌之屬率生斫縷絲和諸椒桂而啜之其名曰胜蓋古人斫膾之遺法今閩廣亦間為之但須以為常食耳

宴飲至進魚然後撤席此俗自楚以西皆爾向在吳興亦然吳興魚至多薦三四種其末乃一大鯉也俗戲

謂之春牛盞迎春牛居其最後也粵西如之

飲酒之法雜蕎秫麴䴵於巨甕漬令微熟客至則燃火於下以小竹或籐插甕中主客環坐吸而飲之曰咂魯麻程本立詩金盃哈喇吉銀筒速魯麻江樓日日醉忘却在天涯

大理五六月間鬻雪者滿市家家以蜜和而咽之曰蜜雪云去心腹熱疾

滇人知耕而不知芸知農而不知桑知馬而不知舟好

飲而不知醲好鬼而不禦香有紙而不善作筆其疾病也知有巫祝而不信醫藥爭鬬不畏刑法而憑盟誓

犂田每用二牛三人佐之前者挽車中者扶犂後者服耕種以五月穫以十月

田四畝謂之一雙蓋西域語如卷之為奇云金王庭筠詩寺僧乞與山前地招客先開四十雙滇西近天竺故其方言云爾唐書南詔傳云五畝為一雙則四十

雙三百畝也似是

夏秋之交稻尚未熟先取其穉穗煸而晾之致餽於親厚謂之嘗新然半作土氣非正味也

民間房屋不過丈許必用厚瓦而固以灰土官署亦然風高故也大理風多尤甚自八九月至二三月無晝夜狂吼掀瓦拔木人馬辟易婦女市行者以十二幅布為裙多其襞積以禦風云但風高而不寒亦無塵沙至金沙江濱則陰霾漲天如燕齊道上矣

景東蒙化山多有瘴西至永昌始甚蘭滄潞江水皆深緑不時紅煙浮其面日中人不敢渡瘴起於春末止於秋杪夾堤草頭相交結不可解名交頭瘴時則行旅皆絶江岸居民色多黄瘠蚤死惟婦女不染也

滇中氣候常煖如閩廣至永昌以西熱稍甚嵐瘴騰空觸人鼻如花氣騰越以西至于南甸干崖雖冬月衣葛汗猶雨下其地有半箇山東即凉西即熱天所以限華夷也

豐年米價甚賤即遇凶荒斗米不及百錢其斗斛大倍於他方當有秋時粒米狼戾四遠無復轉販足穀之家亦時以此為苦至於市無乞丐物無騰踊安土樂業數世不知遷徙囙依稀西方樂土矣

高皇帝既定滇中盡徙江左良家閭右以實之及有皁竄戍者咸盡室以行故其人士著者少寄籍者多衣冠禮法言語習尚大率類建業二百年來薰陶漸染彬彬文獻與中州埒矣然惟雲南大理臨安鶴慶永

昌諸郡四民樂業守法度子弟頴秀士大夫多材能尚節義由靖楚雄姚安澂江之間山川夷曠民富足而生禮義人文日益興起其他夷夏雜糅然亦烝烝向化醇朴易治庶幾所謂一變至道者與

雲南郡雄據滇池方廣三百里旁平地肥饒千里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産之富人俗豪汰自漢已然史謂巴蜀商賈竊出取其莋馬僰僮髦牛以致殷富自唐以來日尋干戈國朝一以漢法繩之貢賦煩重捐

瘠之色可掬矣然田無旱潦米不轉輸山澤之利取之無禁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他方樂土未必勝此也大理北控吐蕃西威驃國東有若水南扼昆彌一大都會也其富人嫁娶送死以奢靡相高歲時餽問無虛月稱貸權子母而不好賈賈人皆他方來貿易繒綵以致厚蓄故水土之利皆歸客商世傳蒼洱之間在天竺為妙香國觀音大士數居其地唐永徽四年大士再至教人捐佩刀讀儒書講明忠孝五常之性故

其老人皆手念珠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一歳之中齋戒居半民輸賦如競市不待催科百年以來民以飲博廢業田多逋賦胥役怙權鴟張魚肉小民其一變也綱亦少踈云

臨安之繁華富庶甲於滇中諺曰金臨安銀大理言其饒也其地有高山大川草木魚鱉之産不可殫窮又有銅錫諸礦展轉四方商賈輻輳其民習尚奢靡好宴會酒肴筐篚殆無虚日近來多盜枹鼓不時起

鶴慶之俗婦帽三尖以布為之知府周贊至諭令易以
簪髻遠近化之民間歌曰我周公變我風易簪髻去
布幪臨安婦女舊戴皂笠坐市交易近亦稍更矣
永昌騰越之間沃野千里控制緬甸亦一大都會也山
高水深饒竹木鹿豕魚蝦之利其人儇巧善製作金
銀銅鐵象牙寶石料絲什器布罽之屬皆精好甲他
處加以諸夷所産琥珀水精碧玉古喇錦西洋布及
阿魏鴉片諸藥物輻輳轉販不脛而走四方故其習

漸趨華飾飲食宴樂諺謂永昌一日費三百石釀米
亭午以後途皆醉人此其敝也
葉榆以西接壤竺國故自唐宋以來崇奉釋教日甚一
日朔望則裹飯袖香入寺禮佛飯僧俗云信三寶家
永為和合點蒼雞足九鼎之間緇徒雲集搭挂蘭若
金碧輝映相望豪族鄉紳財物不以治第施貧而盡
輦為檀林梵宇之費時有飲酒食肉之僧自夷來者
託言天竺則民家崇奉若神出妻女以侍之惟恐其

不住也至于土官桀驁奸命一遇緇流無不膜拜頂禮捨資如流倖民逋寇竄入其中莫可誰何雖禁之而不可得也按白虎通南詔通紀野史等書什九載佛教神僧靈蹟詭譎可厭亦足見當時之崇尚耳

尋甸武定景東沅江蒙化順寧諸郡皆夷漢雜處然夷雖悍而朴直不欺其黠而作偽者皆漢人也麗江廣南廣西永寧純乎夷矣而亦向慕華風敬禮儒釋至於忿怒相讐殺不可以教化懷服則所習之性固然也

詳具炙畧

滇人多用鷄卜其法縛雄鷄於神前焚香默祝所占畢撲殺鷄取兩股骨洗淨以線束之竹筳插其中再祝左骨爲儂儂我也右骨爲人人即所占事也兩骨上有細竅盡以細竹籖之斜直多少任其自然直而正者多吉反是者凶其法有十八變然不可得而詳矣大抵與五嶺相類按漢武帝令越巫祠百鬼用雞卜廼知此法自粤始而滇用之皆夷俗也

永昌以西人家間有畜蠱者余初未之信後閱爰書得永平人田守徹夫妻俱為之所害人無算守徹乃縣庠青衿也放蠱不但飲食器中即以手撫其頂或摩腹無不立痛歸便血數日以死有教其往拜求解者夫婦復作法以雞置前祝而撲之雞死而人立蘇所畜物人不見其形子婦秦氏一日從米櫃中見一黑昔鴨頭而無翅足驚怖失聲怪即不見田大怒出其婦又有庠生隆仲賢者得銀杯於途至家視之朱虵

也仲賢知為蠱敬事之築小室於舍傍樹下以居蠱蠱每夜出光如流火四散入人家吮五臟漏盡歸則筒中錢帛盈矣中蠱者不出三日必死事覺余下所司窮治之皆伏法又有變鬼人云夷婦所魅人多死覺則捉而埋之

景東山中有花名蒙肚生樹皮上如蘚土人採以用蠱欲人醉死則醉往採欲人淫死則淫往採欲人狂爭死則狂爭往採及毒發一如其狀嘉靖丙寅千戶陳

祺奉命往景東賜知府陶金金帛祺善書法金厚款之請書匾額祺醉墨潘涴其錦袍金恚以蒙肚毒之歸發狂死

唐西南夷多用木夾徐雲虔使南詔南詔待之甚厚授以木夾遣還宋宣和間高泰運貽木夾書於邊將以求貢其製用兩漆板夾文書而刻字其上以為信五嶺邕管之間皆然今夷人交易尚用木刻多在神前呪誓故不敢叛也

桂海虞衡志云大理國間有文書至南邊及商人持其國佛經題識猶有用圀字圀武后所作國字也唐書稱大禮國今其國只用理字

方言夷玀則侏㒧不可曉漢人多江南遷徙者其言音絕似金陵但呼院曰萬街曰該鞋曰孩虹曰水椿松炬曰明子蓄水曰海子嶺曰坡子溝曰龍口民呼官太守以下皆曰父母監司以上皆曰祖其山川村落民多用語助字如者樂甸矣角場矣和山坡矣落河

矣波海矣邦池矣部烏泉者鶂山者島山者察舖宅矣者哨矣馬洞驛矣白丁哨矣能舖者矣哨丘矣哨母丈矣舖者昌舖瓦魯之長官司之類不可殫記方言耶𧩙言耶殊堪捧腹

滇以會城爲界其東曰迤東其西曰迤西合言之曰兩迤迤者迤邐之義遠也村落謂之甸亦謂之睽又作瞼蒙氏有十瞼華言州也夷地村哨謂之喧喧猶寨也保甲謂之牛叢

滇畧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滇畧卷五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王寶唐

滇畧卷五

明 謝肇淛 撰

續畧

炎徼殊域隅絶中華不有作者孰造草昧自周以來上下二千載矣將帥披剃榛以戡亂使臣銜王命以宣教監司守令撫瘡痍以致太平皆出萬死一生殫精竭知然後革蛇豕之俗奏尺寸之功何容易也金

碧不泐滇洱無波蘋蔿相仍棠陰未改後之蒞茲土者覩難而思易攷前喆而景行焉則幾矣

周莊蹻者楚莊王裔也威王時為將軍將兵循沅江畧巴黔以西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遂滅夜郎至滇池方三百里池旁平地肥饒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會秦司馬錯伐楚取黔中道絕不通因王之西南夷之有楚風自蹻始也蹻將小卜者戰死於姚姚人立祠祀之

漢司馬遷元封元年以郎中奉使巴蜀南畧卬莋昆明

報命

司馬相如元封二年以中郎將持節開越嶲與副使王

然于壺充國吕越人馳四乘之傳畧定西夷卬莋冄

駹棵榆諸君長請為臣相如至若水棵人張叔盛覽

等皆往受學文獻于是乎始

郭昌元封初以將軍率八校尉擊苴蘭斬首數萬遂平

南夷為牂牁郡諸夷皆震恐請臣置吏昌復發巴蜀

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威諭滇滇王舉國降元封六年益州昆明反復以昌爲拔胡將軍討定之時有中郎將衛廣者與昌同行其後有水衡都尉呂辟胡軍正王平大鴻臚田廣明句町侯亡波皆擊夷有功南中志云亡波夷渠帥也以助擊反者封侯文齊廣漢人王莽時益州越巂諸夷亂擊之不克乃以齊爲太守造起陂池開通溉灌墾田二千餘頃率厲兵馬修障塞降集羣夷甚得其和及公孫述據益土

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遂不降聞光武即位乃間道遣使自聞蜀平徵為鎮遠將軍封成義侯於道卒詔為起祠堂郡人立廟祀之

劉尚建武初夷帥棟蠶與滇池弄棟連然諸夷反尚以威武將軍發廣漢犍為兵及朱提夷萬三千人擊之諸夷棄壘奔走獲穀畜無算復進兵連戰皆破之追至不韋斬棟蠶首虜七千餘得生口五千七百馬三千匹牛羊三萬餘頭諸夷悉平

張翕巴郡安漢人永平初為益州太守政化清平甚得夷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祈叟二百餘人齎牛羊送喪至翕本縣起墳祭祀詔書嘉美為立祠堂至元初間諸夷復叛天子以翕有遺愛乃拜其子湍為太守夷人歡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夷耆老相曉語曰當為先府君故遂以得安其後廣漢馮顥繼之政化尤多異跡云

陳立臨邛人為連然長不韋令蠻夷畏之遷牂牁太守時夜郎王興叛請誅之未報乃從吏數十人行縣至興國興來謁立數責即斬其首衆皆降句町王震恐入粟千斛獻牛羊勞士立歸興子復叛立募諸夷與諸尉長吏共擊斬之西夷悉定徵詣京師賜爵左庶長

鄭純字長伯郪人明帝時為西部都尉政令清潔化行夷貊君長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以為永昌太

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為常賦夷俗安之常璩南中志稱其獨尚清廉毫毛不犯夷漢歌詠表薦無數上自三司下及卿士無不歎賞

王阜章帝時為益州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匹出滇池中甘露降白烏見始興起學校變化其俗

杜軫成都人察孝廉除建寧令以德出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累遷尚書郎

張喬安帝時為益州刺史夷獠封離等叛永昌諸夷皆

應之喬遣從事楊竦等將兵至楪榆擊大破之斬首

三萬餘級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賸軍士降叛夷三十

六種舉劾貪姦長吏九十人黄綬六十人諸郡皆平

會竦病創卒喬上其功勒碑紀之至靈帝熹平中夷

復叛益州太守李顒刺史龐芝將巴郡板楯軍討之

始平

曹鸞巴人靈帝時為永昌太守時黨錮甚嚴鸞上書曰

夫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此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圖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是以災異迭見水旱薦臻皆由于此宜加原赦以副天心帝怒殺之

景毅梓潼人靈帝時為益州太守時南夷屢叛用兵累年喪亂之後民皆困餓斗米千錢室家離散毅至安集後米一斗八錢

後主建興元年南中渠帥雍闓殺太守附吳與郡人孟

獲誘煽諸夷為亂丞相亮率衆討之由越嶲入斬闓等孟獲素為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營陣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如此即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牁四郡皆平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留兵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

累有廝殺之罪自嫌釁重留外人終不相從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紀綱粗定夷漢相安故耳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畊牛戰馬以給軍國之需終亮之世夷不復反按武侯於滇威德最遠距今二千年猶人祠而家祝之其遺蹟故址散見諸郡者不可殫述雲南則有諸葛營及刻碑文曰碑即仆蠻為漢奴夷有過者常以石擔之有盟蠻臺大理有畫卦臺天威逕諸葛城故

壘及印篆臨安有諸葛山永昌有諸葛營旗臺糧堆打牛坪諸葛寨諸葛堰楚雄有破軍山卧龍岡湯團箐武臺冢州營曲靖有盟夷山分秦山八塔雙井激江有諸葛營蒙化有巍寶山玄珠白塔鶴慶有諸葛寨泉及池姚安有武侯塔遺壘土城武定有故城諸葛營北勝有祭鋒臺隴川有孔明寄箭山普洱有孔明營壘車里有孔明碑其他祠廟未可勝數諸蠻皆畏之如天地愛之若祖考革面革心悠久無斁嗚呼

其亦可謂聖而不可知也已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昭烈章武元年庲降都督南郡鄧方輕財果毅夷漢敬其威信及卒帝問恢誰可代者恢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仲尼曰其使人也器之先零之役趙充國曰無踰老臣臣竊不自揣惟陛下察之帝曰孤之本志已在卿矣遂以爲庲降都督

隨丞相亮南征大破蠻兵功最居多封漢興亭侯時左將軍關雲長子索亦有戰功開山通道常爲前鋒今黔

滇有兩關索嶺永昌有關索寨是也後都督犍為張翼用法頗嚴夷帥劉胄叛丞相亮以參軍馬忠代之未至羣下咸謂翼宜馳騎即罪翼曰吾方臨戰塲當運糧積穀為滅賊計豈可以黜退廢公家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忠至因翼之資擊斬胄柔遠能邇甚垂恵愛南中居官賢者惟與忠俱最焉

吕凱字季平不韋人也仕永昌郡功曹時雍闓等聞先主崩驕黠滋甚凱與府丞蜀郡王伉閉境拒闓闓數

移檄永昌稱說之凱答檄曰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膽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為當躬聚黨衆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功書竹帛名遺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葉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

何足宰哉竊聞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故畧陳所懷惟將軍察焉其詞甚嚴正由是威德内着為部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南征既發在道而闓已為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中上表曰永昌郡吏吕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絶域十有餘年雍闓髙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為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為叛夷所害子祥嗣三世為永昌太守世稱其賢而王伉亦封亭侯為永

昌太守同時有霍弋者南郡枝江人先從為守永昌夷獠恃險不賓弋率偏師討之斬其豪帥安輯勞來郡界以寧

張嶷字伯岐巴西南充人馬忠之討劉胄也嶷以師屬焉戰常冠軍遂平南夷越巂郡夷數反前後太守不敢之郡以嶷為之嶷將所領徑往誘以恩信蠻夷皆服盡來降附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徵詣成都夷民隨之朝貢者百餘人及卒夷民無不悲泣為立廟四

時水旱皆祠之

杜良字幼倫晉地人為建寧太守有能聲其後繼良者則耿容陳楷容字仲素廣漢人楷字達之安溪人

晉李毅字允剛郪人惠帝時任寧州刺史通達治體化行夷獠及卒西南夷叛衆推毅女李秀領州事秀明爽有父風獎勵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伺夷稍怠出兵掩擊破之時毛孟者為州治中詣京師告急上不之省孟涕泣曰君亡親喪幽閉窮

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既惭包胥無哭秦之感又媿
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乃
以王遜為刺史

王遜字邵伯魏興人先為南夷校尉比刺寧州披荒糾
厲收聚離散征伐諸夷俘馘千計威行寧土元帝嘉
之賜爵褒中縣公蜀李雄遣李驤來寇遜使將軍姚
岳拒戰于堂浪大破之驤僅以身免追至瀘水而還
遜以其不窮追鞭之百怒甚髮上衝冠冠為裂夜中

卒上憐之以其中子賢為寧州刺史同時有尹鳳南中志作尹奉董霸者皆以治行戰功顯

爨深興古人也永嘉中為本郡太守與將軍姚岳同破李雄在郡有治績今南寧縣南十餘里有興古太守爨府君碑其後有爨士穗爨瓚爨雲者相繼為寧州刺史皆有遺愛

孫辯江陽人為永昌郡從事太安元年上言南中形勢七部斗絕晉弱夷強加其土人屈塞應復置寧州以

相鎮慰朝廷從其言復置寧州

朱輔永平中為益州刺史宣示德威綏懷遠夷白狼槃木等蠻慕化歸義

隋梁毗字景和安定人高祖時為西寧州刺史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為豪雋由此遞相凌奪每尋干戈邊境無寧日毗患之後因諸酋長以金來餽毗受置坐側對之慟哭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悉以還

之於是諸夷感悟遂不相攻擊上善之徵爲散騎常侍

唐韋仁壽京兆萬年人也高祖時爲寧州納欵朝廷歲遣使撫接至率貪婪邊人苦之帝素聞仁壽治理以爲南寧州都督寄治越巂詔歲一按行慰勞仁壽將兵五百人循西洱河開地數千里稱詔置七州十五縣酋豪賓見即授牧宰威令簡嚴人人安悅將還酋長泣曰天子藉公撫鎮奈何去我仁壽以城堡未立

為解諸酋即相率築城起廨甫旬而具仁壽乃告以實曰吾奉詔第撫循庸敢擅留夷夏父老悲啼祖行遣子弟隨貢方物天子大悅仁壽請徙治南寧州假兵撫定為益州刺史竇軌所嫉阻之尋卒其後貞觀中將軍王建方永徽中總管趙孝祖開元中侍詔何履光皆以誅夷名震西南

韋臯字城武京兆萬年人貞元初為劒南節度使時南詔異牟尋雖臣吐蕃苦其貪暴潛求内附臯為書誘

諭之復令吐蕃知以離其好二國果相猜阻異牟尋歸唐之志益決遣使齎生金丹砂詣皋金以示堅丹砂以示赤心皋遣屬官崔佐時報之佐時至羊苴咩城異牟尋令衣牂牁服以入佐時曰我唐天子使者安得從小夷服直入宣詔書異牟尋恐懼俯伏流涕受詔使其子及清平官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遣兵襲吐蕃于神川大破之取十六城斷鐵橋俘其五王降衆十餘萬當時論者以皋為武侯後身云

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也為工部員外郎貞元十年南詔既内附朝廷欲遣郎吏撫循之皆憚往獨滋請行帝嘉之擢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為册使賜異牟尋以黄金印異牟尋跪受詔與滋宴出玄宗所賜器物指老笛工歌女曰先帝所賜龜兹樂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成業抱忠竭誠永為西南藩屏使後嗣不絶異牟尋再拜曰敢不承使者之命遣清平官隨入朝

張羅疋故南詔清平官也爲永昌郡都督以破蠻軍擢
大監軍及卒土人爲立碑城南稱其義勇有度量時
有鄭回尹仇寬者皆爲清平官回本西瀘令爲南詔
所虜而心不忘唐異牟尋之歸回之力也仇寬貞元
中入陳地圖獻方物拜散騎常侍
徐雲虔乾符初奉使如南詔與驃信抗禮驃信怒曰貴
府牒欲使驃信稱臣奉貢我已遣人與唐約爲兄弟
不則甥舅何貢之有雲虔曰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

得合六詔為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修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之甚厚授以木夾送還

趙康蜀人也避亂依南詔蒙氏封之趙州使治其民功德茂著及卒土人思慕為立廟四時祀之

元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從世祖征大理時高祥逆命世祖欲屠其城樞與張文謙劉秉忠力諫復因夜宴樞

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
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事吾能爲之
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
福也及克大理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
由是民得相完聚文謙字仲謙沙河人秉忠字仲晦
瑞州人
舒嚕杰以元帥治臨安好文學大儒與虞集揭傒斯友
善及爲政文雅雍容隱然一儒者也使東里以黃金

采女遺之一無所受蠻酋曰入我土而不爲金帛餌者元帥一人而已其時有普化者成都人宣慰臨安亦以忠厚嚴明稱

賽音迪延齊沙木斯迪音回人也世祖至元中爲雲南行省平章時宗王托和倫驕虐甚賽音迪延齊與結兄弟甚驩王一聽其所爲改設令長教民禮義興學序購經史夷風翕然丕變平羅磐甸和泥雞洞諸蠻咸德遠播及卒士民號哭震野同時有中慶路總管張立道達嚕噶

齊慶曾行臺御史中丞程思廉廉訪使張瑾皆有廉惠神明聲而立道𣸣文廟開陂池教蠶桑尤為循良之冠南詔野史云南詔不知孔子以王逸少為聖人至賽音迪延齊始立孔廟夫滇之學校自漢章帝已有之唐開元初晟羅皮已立孔子廟于國中矣其言繆不足辯也

國朝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官翰林院待制洪武五年遣使雲南諭梁王至謂梁王曰皇明創業統一萬方王僻在西南未被聲教天子不忍鄙夷命禕輯寧若能亟奉版圖以歸職方身名俱存不亦偉乎不聽禕又

曰朝廷軫念雲南黎庶不忍盡劉故令開諭若旅拒不服必奉天討秦甲蜀彍循棧道畧沈黎而西犄之角之腹背受敵王之將佐利王以為功者不少雖欲泥首牽羊其將能乎王曰漢開昆明命使莫達唐勤遠畧秖以自憊天朝若以兵臨雲南金碧以為城昆洱以為池雖多無所用之褘曰王未聞乎友諒據楚士誠據吳友定據閩王珍據蜀重關天塹險邁金湯兵糧委積淵謀盈庭不四五年卒膏鈇質爾元君北

走庫庫特穆爾輩責降往事俱在可鑒也王自度謀勇孰愈誠訴兵強地廣孰愈中國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天之所與誰能禦之今以區區一隅之地逆天犯順與天下抗不亦誤乎王曰先生之言是也請姑就館會元使托克托追梁王殺禕王不得已出禕見之禕慷慨言於托克托曰天既訖汝元命皇明代有天下上即寶位已五年爝火餘燼乃與日月爭光耶吾與汝皆使也以凶威脅我我寧畏死耶托克托僞聲詈梁王

曰今雖孔聖義不可存梁王不能救禕顧謂梁王曰雲南之禍自此始矣遂遇害至洪武八年復遣湖廣參知政事吳雲往諭梁雲字友雲宜興人也比至雲南沙塘口知院等欲令屈節從事改易制書雲責以大義以死自誓亦遇害後雲南平贈禕翰林學士謚忠文弘治間贈雲刑部尚書謚忠節按二使之滇雖未成功而殺身成仁精忠勁節與日月爭光視長卿子淵勤遠畧祭淫祠者相去不萬倍哉滇中今有祠

曰二忠有司春秋致祭焉
傅友德字惟學潁川人沐英字文英定遠人俱從高皇
帝龍飛有功賜爵友德潁川侯英平西侯洪武九年
以雲南負固不服殺我使臣遣友德為征南將軍英
副之率師三十萬往討友德從辰沅進英從烏撒進
會于曲靖擊梁兵大破之俘衆數萬悉遣歸農夷人
感泣兵不血刃直趨雲南梁王投水死大軍入城秋
毫無犯遂略徼江臨安諸郡悉平之獨大理未下命

常茂領兵從間道出點蒼山背大軍斬關以入衆悉驚潰遂抜其城俘叚寶二子雲南悉平上詔友德頒師命英鎮守至十九年復令友德征未靖諸蠻歸封潁國公英封黔國公世守雲南二十一年百夷屯摩沙勒等入寇衆三十萬英擊大破之俘斬數萬諸酋震恐奉方物乞降上嘗言曰使我無西南之憂者英也子晟昂孫璘琮俱以將畧顯

李觀壽州人胡淵定遠人洪武初俱以裨將從傅友德

定雲南觀初名觀音保元雲南行省左丞也天兵至歸附從征入獻馬上嘉之賜姓名命鎮金齒署永昌府事既至宣朝廷德意討叛酋段惠誅之開拓城池申明律令邊境肅然夷不敢犯及卒淵代之復改築城於太保山上開屯田練士卒脩廨宇撫流移數年之間軍政悉舉烽燧晏然俱祠名宦張志淳曰淵更觀舊城既可禦寇防險又使山居城內林木蓊然其績亦不可泯但攘觀之功而無文記又革府為司廢學為倉以貽鎮守之禍其惡亦不可掩而林公俊創名宦祠于學宮淵首與焉其亦誤矣廢學之人而祀于學何居謂宜

別祀於所移之城上斯得之已

程本立字原道崇德人洪武初舉秀才入京以小累謫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時王師初靖遺孽尚驕西平侯沐英布政使張紞令本立統領守禦衆難之本立奮然曰吾當以死救此一方單騎深入楚雄姚安大理鶴慶麗江開諭利害撫綏安輯自是諸夷悅服軍民乃安戊寅徵入翰林壬午靖難師至遂自盡

張紞字昭季西安人洪武初平雲南以紞為右叅政轉

布政使凡雲南貢賦法令壇祠公署與夫典儀程度
皆所規定夷民心孚遠近奠安歷任三十年擢吏部
尚書其時按察使周新副使周樂皆執法廉公不避
權要滇人至今思之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成化間內臣錢能來滇鎮守怙寵
播虐人不堪命又遣指揮郭英索賄安南幾釀大亂
大學士商輅請舉剛正大臣巡撫雲南恕遂以南京
户部侍郎改都御史以往既至首下令捕英英赴水

死上疏劾能罪狀併請罷寶玩禽獸之獻又正卯謚之田土絕交阯之貿易滇始知有生人之樂位至冢宰張志淳曰商公輅能舉三原王公及王劾錢能而萬公安王公越皆受賂沮之均大臣也而賢不肖相遠如此

陳麒字夢祥南海人也成化間為按察司副使時鎮守太監錢能橫甚令藩臬官五日一揖能復不出命錦衣指揮受禮惟陳正立不屈托疾即退能怒一日見叱之曰你這蠻子食蛇慣了故此大膽陳曰豈但蛇

豺狼虎豹也要食能目左右欲毆之陳趨出時王恕為巡撫與麒同心能無如之何既而恕召還麒執法如故曰有王巡撫則為人無則不為人乎無何進表行能以事捃摭之逮至滇備加五木坐削籍歸年八十餘卒同時按察使劉釪亦以捕郭英得名釪字伏和安福人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正德間為雲南按察副使分巡金滄嚴明方正撤毀鶴慶淫祠創築趙州城池一時貪

墨望風解綬婪弁虐軍皆置之法自是百姓休息地方用寧經今且百年父老猶能談之繼其後者則有姚祥聶賢樊準林仕鳳王惟賢皆以廉恵稱祥字應龍歸善人賢字承之重慶人凖字曰式進賢人仕鳳字鳴盛莆田人惟賢字仕官巾江人

范鏞字鳴遠臨洮人正德間巡撫雲南時大司馬王瓊專擅不附己者輒搆以事鏞獨不附瓊衛之時富民與史高公韶者先任御史以劾瓊謫官鏞薦之且有

矜狂愚建言傷察等語瓊益憾遂誣鏞擅委都司官奏行逮治下詔獄欲加重罪不得降職嘉靖改元録用而鏞已卒賜祭一壇復其官

張璞字仲美江夏人正徳間廵按雲南剛明正直風裁凛然各府不問華夷廵歴必至鎮守太監劉裕濫取民間軍牢柴薪醃臘酒米菜戸松子等項銀兩歳凡幾千璞盡革之裕恚揑奏遣緹騎逮至京下錦衣衛獄卒璞既得罪代之者懼禍一事不理人目為抛柴

御史張志淳曰滇人市朽木於海東爲薪價賤而無餘曰拋柴言其無當於用也應作泡

唐龍字虞佐蘭谿人正德間巡按雲南時嬖人錢寧威震中外金齒參將盧和充錢門下挾讐劾四平民死火其屍事發論斬寧爲奏辯遣官會勘行時寧陰囑出之且齎書于龍龍當堂裂之曰和詐爲耳官至語龍曰盧和事皆無屍當末減龍曰四人無屍和毀之以滅跡耳若得末減則天下酷吏紛然毀人之屍矣吾非不知末減可致富貴恐人云徇錢寧意其將謂

何官氣沮龍立曳和堦下加三木武定酋鳳朝明被
奏訐不得襲截金寶二十萬賂寧寧以言脇總兵鎮
守又寄語巡撫曰但了武定事便請往兵部龍至巡
撫首以此示龍龍不可駁還其封備陳鳳氏及朝明
罪惡不當襲狀奏于朝竟得旨降土舍時太監崔和
暴横龍劾奏之和恚甚然終憚不敢肆丁丑秋滇大
旱龍慮境内有冤獄下令慮囚釋百餘人大雨如注
遠近以為神

毛鳳韶字瑞成麻城人嘉靖間任監察御史巡按雲南
先是閹鎮為害軍民苦之鳳韶至抗疏斥罷咸稱快
焉後復以僉憲分巡金滄民受其惠
徐瓚字朝儀永康人嘉靖間任按察使土舍安銓叛報
至上下憂之瓚曰醜虜敢稱亂者謂我軍弱也今以
夷攻夷成擒有日矣乃議調沅江蒙化鎮沅等處夷
兵佐以漢軍進勦措處糧餉閱習召募事皆立具晝
夜登城徇師復立招降大旗脇從歸者甚衆賊勢日

衰無何土舍鳳朝文繼叛與安銓合圍省城震恐瓚

登陴呼寇諭以朝廷恩威責以大義寇皆伏地請降

且以復官為言瓚諭令退舍俟命寇遂麾衆而退瓚

即夕走使檄回各哨官軍晨合擊賊大敗之俘獲萬

餘簡審無辜悉為開釋民深德焉家為立祠以功擢

布政使

呂光洵字信卿新昌人隆慶初以兵部尚書都御史巡

撫雲南誅鳳繼祖於武定斬王一新於易門殲髙欽

於姚安戮僭號二賊於昆陽諸夷膽落邊境晏然至
萬歷初巡撫鄒應龍征鐵索箐赤石崖諸賊擒酋長
罷勤快等又東征猓玀蕎甸等夷悉平之至今滇人
安枕二巡撫之功居多焉應龍字雲卿長安人
陳應春字汝和閩之長樂人隆慶間以僉憲分巡金滄
方正明察百廢俱興太和有儒生楊霽妻沈氏爲祟
所憑百方禳之不去三年骨立生以狀投應春應春
爲書一札告之城隍是夜沈氏見祟復來囚首跣足

言汝夫告我於本道城隍有檄捕我我去矣其狀甚
踉蹌言訖竟絶論者謂陳公正人也時同邑陳時範
為方伯清介絶俗布袍蔬食精吏牘人不敢欺有神
明聲至今人稱二陳公焉二公俱余邑人才品皆為枌榆矜式今其子孫俱貧
素若寒士方伯於觀察為先輩而官滇則先後至焉
滕文昌瑞州人也沈毅有謀畧舉孝廉為永昌撫夷同
知時緬酋應裏連年入寇諸夷各懷反側而猛哈思
化等皆助逆時議欲加兵問罪巡撫都御史蕭彥令

文昌撫之文昌單騎入城壘宣朝廷德意諸夷素服其廉能咸稽首聽命遂築關堡興屯田親履原隰相度地勢悉中機宜至今緬酋不敢内窺以功遷廣南知府擢兵備副使時猛卯多俺叛投緬文昌授計木邦擒而斬之邊患訖息騰永之民至今尸祝焉

劉綎南昌人都督顯子也驍勇絶倫萬歷十一年緬酋大舉入寇破順寧肆焚掠上下震恐詔以綎為遊擊將軍討之綎率精兵出隴川猛密直抵阿瓦盡降其

衆阿瓦緬巢穴也酋聞之恐乃遁歸擒隴川賊長岳
鳳斬之諸夷附緬者聞綎威名望風降服賊勢遂不
復振以功遷去同時參將鄧子龍者豐城人與綎共
進大破賊於姚關斬同叛者灣甸酋景宗真及耿馬
舍人罕虔後緬寇蠻莫復擊敗之繼其後者有巴蜀
劉天倖山陰吳顯忠皆以戰功顯

循良之績志乘不勝書今録其著者則雲南知府董復會稽人葉元廣信人大理知府賈銓邯鄲人吳晟弋陽人任轍

巴縣人永昌知府嚴時泰餘姚人楚雄知府邵敏長沙人戚慎宣城人鶴慶知府林道節莆田人姚安知府馬自然内江人黄澍侯官人王鼎汝州人廣西知府賀勛長沙人尋甸知府戴鰲鄞縣人林斌莆田人澂江通判晁必登宜賓人後為雲南參政安寧知州伍佐新化人騰越知州李偪吉水人彌勒知州華剛都勻人南安知州荀詵華陽人何應和東莞人昆明知縣黄守純闕太和知縣楊樊貴州人浪穹知縣何宗魯鄞都人剛直為太守所殺碍嘉知縣虎臣麟遊人不受賂為土官毒死昆

陽州同知張昇濟陽人愛民如子運糧至滇池溺死陳陽新淦人有異績擢廣東副使永平主簿郭本玉融人以御史謫直廉介無何召還趙州吏目諸葛伯恒蘭谿人秋毫無取于民州有妖蛇為患必以人祭伯恒仗劍斬之擢陝西參議

文苑則中丞錢塘鄭顒郴州何孟春吳興顧應祥崇陽汪文盛侍御華亭包節豫章鄧渼藩臬鄱陽童軒吳興徐中行四明張時徹白門劉麟長洲皇甫汸銅梁張佳胤縉雲何鏜錢塘陳善莆田方沆閩鄧原岳番禺郭棐華亭馮時可皆以文章名世而政事勛業爛

然不能相掩姚安守李贄雖亦有文名而其末也逃
入緇流橫議殺身君子無取焉
死事則布政使貴溪徐樾死沅江之難姚州土舍高鵠
從之僉事安慶張澤死武定之難都督方政都指揮
顱勇陳翊侯義江洪死於麓川都指揮張雄征鐵索
箐卒于軍姚州土舍高棟死於普安賊大理衛指揮
陳定鶴慶百戶李繼皃及子轅順寧土官經歴董寶
俱征麓川死于陣臨安百戶邰鎰征上江死於陣楚

雄指揮吳繼勛鶴慶千戶初維垣永昌把總李潮岳順皆先後死於緬武定同知袁俸照磨張成禄勸知州廣西秦健吏目劉璃死鳳朝文之難武定衛知事高心金沙江廵檢俞伯官死鳳繼祖之難武定指揮金守仁千戶王應爵梅應時黄桂鎮撫金榮高禄豐知縣封川蘇夢晹禄勸州壽官李資坤父子俱死鳳克之難

滇畧卷五

滇畧卷六

明 謝肇淛 撰

獻畧

夫枯木輪囷睘於萬乘夜光懸黎終老他山世未有無媒而自致者况荒陬卉服日月所不照臨者哉常璩南中志蒐剔殆無遺佚不過披沙得金存一二於千百耳自玉斧一畫大渡中斷帝車無南指之期侏

儒絶見竈之夢湮滅不稱曽不得與蒟醬邛竹同賓
上國亦不幸矣國家薪槱化洽聲教四訖然後文人
志士鵲起名世者項臂相接然麻中之蓬中駟可以
上駕何者其時勢易也余裒往事益詳於遠而畧於
近司馬子長曰巖穴之士非附青雲惡能聲施後世
哉

漢盛覽字長通葉榆人也學於司馬相如所著有賦心
四卷嘗問相如以作賦相如答曰合綦組以成文列

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宫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内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言賦同時有張叔者天姿穎出過目成誦俗不知書叔每疾之思變其俗元狩間聞相如至若水造梁距葉榆二百餘里叔負笈往從之受經歸以教鄉人

隗叔通若水人也性至孝母好飲江心水叔通日入江取水以給冬夏天爲出平石至江心中人謂之孝子

石見酈道元水經注

許叔善闓人也章帝元和中入中國從師受五經歸教郡人

尹珍字道真牂牱毋斂人桓帝時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官至荆州刺史

爨習建寧郡人丞相亮平南中收其俊傑為官屬習官至領軍時朱提孟琰者亦以材見收用官至輔漢將

軍

阿南者酋長曼阿奴之妻也夫為漢將郭世忠所殺欲妻之贈以衣飾阿南恐逼已紿之曰妾欲從君君能從我三事乎曰從曰一須作幕次祭故夫二須焚故夫衣易君新衣三須令國人徧知禮嫁明日如其言聚國人張松幕置火其下阿南抽刀出令火熾盛乃焚夫衣告曰妾忍以身事讐遂引刀自刭身赴火中時六月二十五日也國人哀之每歲以是日焚炬聚

會以弔之後人名為星回節

晉麗遺葉榆人也成帝咸和二年蜀賊李雄攻建寧時遺為秀才起義兵攻雄大破之雄遁走

謝恕字茂理牂牁毋歛人咸和八年寧州為李雄所破南中盡為雄有惟恕保郡獨為晉官至撫夷中郎將寧州刺史

傅寶字紀圖牂牁平夷人仕為尚書郎長安令時號南州人傑

唐段赤城葉榆人有膽畧勇於為義蒙詔時龍尾關外有大蟒吞啗人畜衆苦之赤城披甲持雙刀赴蟒蟒吞之刀出于背蟒亦死土人剖蟒腹出赤城骨葬之建塔冢上煆蟒骨以塈塔焉

楊興永昌人蒙氏時為布燮天寶八載率所部入附天子下璽書褒美旌其門子孫世為永昌酋長

張志誠善闡人憲宗元和中游成都學書得二王帖寶惜之日臨數過及歸從學書者甚衆

王仁求安寧人為河東州刺史教民以生聚阜財之道賦役均平恩義兼濟人心咸服夷風丕變子善寶以雲麾將軍持節河東諸軍事亦有治蹟

閉珊居集者霑益州烏蠻也精卜筮之學其法用細竹四十九枚以代蓍草或以雞骨為之占算如神夷中稱為筮師

阿呵者馬龍州人納垢酋之後也棄官職隱山谷中撰爨字字如科斗二年始成字母千千八百四十有奇

名曰僰書僰人至今習之爲書祖云

楊竒鯤葉榆人也讀書貫穿百家尤長聲詩唐詩載其一首云風裏浪花吹又白雨中嵐影洗還青江鷗聚處窻前見林狖啼時枕上聽

杜光庭灌縣人避地南詔以文章教蒙氏之民太和城蒙國碑其所書也書有法度爲時崇尚及卒蒙學士僰泰葬之於玉局峰麓依浮屠立廟世傳唐御史祠云

賈餘絢蜀人也善屬文唐初寓雲南作兩爨王碑其後文人流寓者則成都閭丘均雍陶咸陽賈島皆以避亂至

慈善者唐邆睒詔妻也開元中南詔既強有併吞五詔之心六月二十五日星回節南詔召五詔燕會慈善逆知其謀止夫無往夫曰勢不可已婦乃作鐵釧約其臂而去既而南詔果焚五詔皆為灰燼佯曰五詔醉失火焚死各詔骸骨無從辨認獨慈善與夫屍而去

南詔聞其哲欲娶之慈善閉城自固南詔發兵圍之三月食盡乃盛衣粧西向自縛於座竟以餓死臨卒曰吾往訴夫寃於上帝南詔聞之悔曰誤逼此貞節婦乃旌其城曰德源城

宋叚宗牓南詔臣也師子國王伐緬緬求救于南詔遣宗牓將兵救之時詔老子世隆幼權臣楊苴顛熾盛宗牓恐其篡奪乃請曰今臣救緬若權不重人不用命必専生殺乃可許之遂出令限七日齊軍於河尾

惟綂矢違限遂斬其將乃苴顛子也既入緬得勝獲師子國旗幟金皷兵仗而還緬王酬以金寶不取取佛舍利至騰越聞詔卒苴顛果篡立宗勝與苴顛書云王崩子幼聞公攝位國家之福也曩承詔旨率師救緬師子國不戰而潰緬王酬我佛舍利今凱還倘率國中多人迎舍利境上榮甚苴顛得書率國中耆艾服龍衣手執金爐盛陳儀衛至義修相見宗勝云先拜舍利苴顛下拜宗勝斬之歸國求世隆立焉

高量成段氏相也避位不仕築城於威楚之德江村優恤孤寡教誨子弟風俗翕然丕變稱為夷中君子

李紫琮大理人以其主段和譽命為進奉使入貢於宋過湖南聞學校文物之盛請於押伴求詣學瞻拜宣聖像鄂州守張察許之遂往遍謁見諸生又乞觀御書閣舉笏叩首

元高泰祥者南詔段氏相也世祖率衆二十萬來攻泰祥以死拒戰衆寡不敵走姚州募兵勤王復戰兵敗

被虜世祖訊之不屈欲官之嫚罵不受斬于五華樓下臨刑曰叚運不回天使其然為臣死國職也吾事畢矣時烈日當午雷雹大作風沙愁慘觀者萬人莫不洒泣元主曰忠臣也命收葬之

陳惠亦叚氏臣四川明玉珍紅巾攻善闡梁王奔威楚總管叚功救之與紅巾戰間伺得玉珍母書語子成功乃返功更其詞募軍中無人敢持書者惠願往功難之惠曰以吾一命救萬人當不負但老母無養耳

功曰迎爾母宫吾宫膳吾膳爾無顧也惠遂持書往
玉珍得書默然揮之出飯惠詰功言狀功下令曰紅
巾今夜必回使人偵之果然追至七星關大破之欲
官惠惠不受
王昇字彦高昆明人資禀聰敏官至宣慰副使以文章
政事名於南詔中州文士宦滇者咸與交遊同里張
景雲亦以理學文章顯景雲字天祥官登仕郎
楊昇太和人性質超邁儒吏兼通至正中以討明玉珍

功官木邦路同知卒子寳爲姚安路判官從征克蔚州曹州遷大理路治中梁王叚氏搆兵寳曰兩兵相鬬民有供餉鋒鏑之苦極力解和土人深感其德

董文彦通海人任威楚路知事天歴間中慶路鎮將敗狐判引兵攻威楚官吏皆走文彦獨不去賊欲降之文彦怒曰汝食君之禄不思報恩逆天殄民滅棄綱常恨不能殺汝乃從汝反耶賊怒桎梏之文彦罵不絶口截其耳使啗焉文彦嚼血噴賊遂遇害明年敗

狐伏誅事聞賜謚莊愍官其子時中為禄豐主簿

楊淵海南詔臣事叚功功有寵於梁王淵海逆知其不終累以為言功不聽淵海出語人曰吾王與我無生還日矣人怪之曰主有怙寵於君何預淵海曰豈有食人之食而不同其難者明年功果為梁王所害淵海死之

楊惠楚雄人父蚤喪事母劉氏盡孝母遘疾幾危惠不櫛髮不解帶者月餘禱神求以身代劉氏夜夢神告

之曰爾壽當終為爾子孝誠所感今特延之次日果
瘳壽至八十五卒惠負土營墳廬於傍者三年哀毀
喪明有司以聞旌其門蠲其徭役同時昆明則楊立
義臨安則張友直董茂春河陽則段文瑞姚州則趙
和皆以至孝著稱朝廷旌之
麥宗者通安州麼些人也生七歲不學而識文字偶入
玉龍山中見石盎中水飲之遂知禽鳥語一日羣鴉
在林有一鴉從南來哀鳴甚急羣鴉從之宗曰此雄

鵝為白沙里人所弋迹之果然長而百蠻諸夷之書無不通曉善闢國稱為異人焉

楊保楊名太和人皆段氏臣洪武十五年天兵入大理保遣弟名往探緩急約以翌日日出為期名過期不至有頃聞國破遂自縊死名至亦解弓弦自縊國人義之合葬於弘圭山

阿結者梁王女也梁為紅巾所攻平章段功救之梁王德功以女妻焉既頗猜忌欲酖之結知其謀以告功

不信遂遇害結悲憤作詩自悼不食而死時功女羌
奴方幼聞變手繡一旗為志誓復父讐及嫁以付其
弟寶詳見雜畧

國朝吳孝先嵋峨人也幼名虎兒洪武間方十歲隨父
出遊父偶為虎所攫孝先皇遽間取父所佩刀斫虎
腰應手而斃父得生還人咸異之一時稱為孝童

丁嵩永昌人有至性自少至壯動無違禮開舘教里中
子弟從者如雲洪熙中舉懷才抱德科辭不就徵宜

宗即位下詔求直言嵩陳首務八策一曰正心術則
天道應二曰重經筵則宗社福三曰開言路則聞見
定四曰用賢才則政治美五曰總大綱則庶務舉六
曰汰冗兵則軍儲足七曰重守令則邦本寧八曰崇
節儉則財用足上嘉納詔所司強起之至中道卒所
著有橫峰樵唱

李純昆明人少不羈有智畧正統間舉孝廉為監察御
史按遼東時土木之變純曰敵人以我兵勤王而西

必出吾不意乃遴精鋭八百分布要害敵果以二萬騎直趨遼東未至二十里純設兩伏待半入舉火擊之敵騎中斷斬馘無算自是不敢復窺東陲後巡撫榆林大敵壓境純微服潛行敵中盡得其虛實部署諸將擊其不備大破之敵遠遁去卒于官

段子澄太和人為諸生時即以志操自厲鄰女私奔却之不内路得遺金求還其主及入試試官得其卷夢有神人薦之遂舉天順壬午鄉試第一仕至別駕鬱

鬱不自得竟謝病去居鄉以盛德雅量見推里閈謂

太丘彥方之亞也

楊一清字應寧安寧之石淙人也父景始徙巴陵幼穎

悟絶倫一覽成誦八歲舉神童入翰林憲宗命内閣

選師教之十四舉於鄉成進士歷事四朝出將入相

經略固原以五千人破敵數萬總督三邊築河套邊

城增兵花馬池邊境肅靖其用兵如神算無遺策臨

機應變動合事宜再入内閣與張永共誅逆瑾反危

為安宗社賴之官至少師大學士卒謚襄敏

趙弼字廷直太和人舉成化辛丑進士官至太僕丞清介恬靜始終一操僚友有馳競者恥之不與言罷官里居躬耕南畝與農夫耦晏然自足若未嘗顯者同榜姚祥來為監司過其廬弼適芸田投耒見之詞色無怍祥問生事何窶答曰差勝諸生時矣遺之金不受祥歎息而去

楊輔字存誠太和人博學多聞隱居不仕孝友好施家

貲盡以予人自甘粗糲庭前桂樹扶疎蟠蹙巢居其上命曰桂樓讀書不輟一日硯水枯欲下取之顧視則水溢矣自是遂通靈異神明後入雞足棲巖穴中八十餘卒卒之日交遊盡見其至家為别又有人於安寧道上遇之疑其仙去也所著有桂樓集篆隸宗源行世

張志淳字進之永昌人天性聰哲六藝咸通登成化甲辰進士為選部郎用賢拔滯門無私謁歷官户部侍

郎謝病歸功業風節為時崇尚晚歲著書自娛有南園集西銘通南園漫録續録行世

張璁字廷璧平夷人成化三年進士為重慶守治行為天下第一弘治初南贑閩廣夷寇為亂以璁備兵江右既至治城池積糧糗練士卒修器械設防禦地方賴以無虞尋以事去郡盜復起詔復任璁賊聞其至悉解散歲餘復謝病歸家四壁立璁有吏才通達治體盤錯立解所至有神明聲然以剛直不阿未究其用也

楊南金字本重鄧川人弘治己未進士爲泰和令有三不動之謠謂刁詐脅不動財利惑不動權豪撓不動也擢監察御史時逆瑾威震中外都御史其黨也凌辱屬官南金不爲屈一日叱欲縛之南金解冠帶曰不作此官便了豈可屈于權奸乎即日出都行二百里瑾使人捕不及除其名嘉靖初起楚臬尋謝病歸性嚴重不苟言笑至於扶良善䘏孀寡竭力爲之八十餘卒祠於鄉

雷應龍字孟升蒙化人正德甲戌進士為莆田令有古循吏風所建立皆愜民心巨璫遣人督方物甚横應龍械繫之擢侍御史伉直敢言嘉靖初因災異上八事曰務實學親大臣放宫人去無益正禮教改編發宥罪謫均賦役上嘉納之有中貴營乞織造得請應龍手䟽極論之不報恚憤成疾卒中外莫不嗟悼

張西銘字希戴寧州人母夢黄鶴入帳而生年十三五經皆成誦舉進士為金谿令先教後刑民相戒無敢

犯法者縣有虎暴西銘為文禱於神虎遁去蝗傷稼
亦隨禱而滅拜監察御史按遼東繕城塹閱軍實劾
邊將失律者邊境以寧平生博雅脩潔為政識大體
不為苛察卒之日朝野皆悼惜云
趙德宏字有容鶴慶人舉孝廉孝友謙恭人無間言父
在京病劇宏為嘗糞及卒哀毁骨立假貸營斂徒跣
偕傭人肩櫬以歸廬墓三年歘有白犬朝夕相伴小
鳥巢於塋樹呼即啄食知府唐標親至其所唁之賻

贈有加出判順慶知潼川咸有異政撫麗江夷土合
高鵬餽金八百宏立却之里居環堵蕭然當事榜其
門曰孝廉

楊元字務本永昌人潛心理學沉默靜坐頓悟邵子先
天數學人有叩者應驗如響爲諸生遊太學歸隱居
不仕從學者甚衆當道重其爲人時有饋遺悉辭不
受強之則封識以待其去任還焉所著有納甲圖九
圭數學基指南行世

楊全劍川人父繼宗為土官部曲海真所殺全方在襁褓及長知父死非命矢志復讐乃拜海真夫婦為父母一日治酒邀真酒醉拔刀殺之土官聞欲甘心焉全竄入麗江為麗江奏他事連土官得請土官死于獄全曰吾事畢矣遁入山中窮困以死

楊士雲字從龍自號九龍山人正德丁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給事中以養母乞歸不復出嘉靖初詔强起之補宫寮辭疾不就人問其故曰吾豈能俯仰

人以求進乎居里二十餘年郡縣罕見其面鄉人不
知婚娶喪葬之禮士雲條析教誘令易奢為儉通國
化之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又精風角每中夜步觀星
緯或喜或歎不以語人所著有皇極天文律呂諸書
紀經綸字肫夫臨安人天資純樸不妄一言里中稱為
篤行君子嘗市一婢察其言貌頗異問之曰父為百
户立功貧迫至此遂養為已女厚嫁之舉孝廉為上
蔡令以計擒劇賊黒龍黒象黒虎等開溝繕城百姓

利之跡其生平志操無媿於前哲云

張含字愈光志淳子也舉於鄉不仕遊梁楚間善爲詩李獻吉何仲默咸亟稱之里居時成都楊修撰愼謫戍金齒意不可一世而獨與含友善倡和不絶手爲點定其詩有禺山集行世時太和布衣董難者字西羽亦以詩名從愼遊寫蕩山一樓輯轉注古音不樂仕進以終其身

孫繼魯字道夫進士仕至都御史慷慨有大節秉正嫉

邪不阿權貴守衛輝以忤閹人逮詔獄民遮道號哭
臥轍下死者十餘人調淮安有羡銀萬金例為督撫
及守用者繼魯分毫不取督撫欲取之亦不與也歷
官至都御史撫山西竟以戇直為輔臣中傷下獄死
死之日所治民聚千百於京師巷哭之長安為之罷
市隆慶初加贈祭諡清愍

李資坤字伯生昆陽人也幼以孝友端謹聞舉孝廉歷
官郡守所至咸有異績肅皇帝考廉吏為天下第一

居家置義塾教子弟不詣公府性剛介寡合而好古
信義老而彌篤積書數萬卷研誦終日自稱一齋居
士

李元陽字仁甫太和人少夢神人授錦三丈令呑之既
寤詞藻奇進舉進士選庶常吉士以議禮不合謫分
宜令有異政拜監察御史侃侃敢言獨立不阿當事
者銜之會巵駕至荆州荆州守缺即推元陽無何竟
罷之元陽俶儻有奇節文章德行皆為中外崇重家

居孳孳為善惟恐不及兩修郡乘卓然成一家言年八十餘卒元陽為御史時按閩墨吏望風解印綬去遇文人墨士雖布衣與抗禮後大理高尉至風裁尤峻捕境内豪強一空閩至今稱兩御史云

郭文字仲炳昆明人浮家泛宅以詩自娱常往來滇洱間自號舟屋楊慎稱其竹枝詞云金馬何曾半步行碧雞那解五更鳴儂家夫婿久離别恰似兩山空得名又登太華寺一聯云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擁

五華來一時詞人咸爲閣筆有舟屋集時同邑李尚文者亦布衣有詩名遨遊公卿間及楊林蘭茂安寧張維皆以文章行誼爲鄉里崇尚絶意仕進模楷後學時人爲之語曰楊林有蘭安寧有張而太和段錦文金齒湯琮曲靖項瑄柴宗儒鶴慶奚譙姚安李澈先後隱居不仕咸有時稱琮題鸚鵡詩云翠閣香閨帶緑陰忽聞靈舌囀嬌音總將懷袖溫存意不稱雲林自在心籠絡反因毛羽誤矜誇休羡賦辭深隴山

煙雨春雖小莫遣虞羅著意尋當時目為湯鸕鷀又有明經陶寧者字致遠亦永昌人有詩云杜宇枝頭百舌吟何人不動惜芳心桃花紅雨梨花雪鋪得春愁一寸深又題菜燈有云草堂照破虀鹽夢菜屋燒殘肉食心惜其全集不傳張志淳南園續録又載一塾師送客詩云紛紛車馬駐江干布襪青鞋我獨難惟有相思心一片隨君千里到長安山行云山勢似墮不墮水聲欲停未停行過小橋回首天然一幅丹

青如此類甚多而識字尤博乃姓名湮沒無聞可惜也

嚴清字闕　昆明人登嘉靖甲辰進士歷官清介秋毫無取月俸衣食之外以贍親故布袍蔬食終其身萬歷初為吏部尚書裁汰冗倖振拔寒畯中外仕路為之一清無何致政歸家居室廬仍諸生之舊當事者欲為更新力辭不可杜門却軌卒世無所造請論者謂楊襄敏之後一人云

楊雨太和人郡吏也有志節不與胥曹偶人餽之問所從來出借貸則不受曰己有之則受十之一久而知其廉也皆紿曰貸槊不受也雨方正悻直有寃事必力爭於庭守怒笞之起而復爭初疑其有私既知無他亦時時嘉納之一時無寃民云冬月其犨無襪藉之以草後滿徑入雞足山郡守聞諸當事者往物色之不得也

趙愷尋甸人性行誠樸為鄉人所重嘉靖六年銓賊攻

城愷首率衆拒敵力不支為所執以刀加頸欲脇從之愷紿之曰待回率家眷相從賊信釋之愷至家集衆於前曰今賊勢猖獗人民殺戮殆盡吾惟有死而已我若死汝等舉火焚屋毋致我屍骸暴露可也遂登樓自縊而死衆亦舉火闔家皆自焚惟幼男景新年十三以他出得免時有庠生馮世傑火頭必沙者俱以抗賊死

國朝以遷謫流寓入滇者不可勝數而最著者則學士

王景常武功伯徐有貞修撰楊慎云景常名奎松陽人洪武初為山西參政以事謫戍臨安博學宏才詩文高古一時翰墨之士咸從之遊無何召還為翰林學士有貞初名珵字原玉姑蘇人其學自天文地理兵法河渠以至隂陽方術風角醫卜無不洞曉詩文雄偉奇麗謫戍金齒僦一小室荷殳從役不異行伍三年赦歸慎字用修成都人以議禮廷杖戍永昌歷遍湖山以詩酒自娱興到輒揮洒淋漓夷夏得其片

紙藏為至寶從遊者以千百計竟卒于雲南今高嶢其讀書處也又有韓宜可字伯時山陰人劉寅崞縣人髙莘山東人祝璀德興人皆先後謫戍至流風餘韻至今人能道説之

滇畧卷六